

外国文学名著大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GANG TIE SHI ZEN YANG LIAN CHENG DE

[苏] 尼·阿·奥斯特洛夫斯基 / 著

孙纲 [乌] 良申佳·莉莉 / 译

南方出版社

外国文学名著大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 尼·阿·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孙 纲 [乌] 良申佳·莉莉 译

南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著;孙纲,良申佳·莉莉译. —海口:南方出版社,2001.2(2006.1重印)
(外国文学名著大系)
ISBN 7-80660-215-1

I. 钢… II. ①奥… ②孙… ③良… III. 长篇小说-苏联-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7181 号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 尼·阿·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孙纲 (乌) 良申佳·莉莉 译

责任编辑: 于明江

出版发行: 南方出版社

邮政编码: 570203

社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府一横路 19 号华宇大厦 12 楼

电话: (0898) 65371546

传真: (0898) 65371264

印刷: 保定市恒艺印务公司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4.25

字数: 316 千字

版次: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660-215-1/I·32

定价: 17.00 元

第一部

第一章

“你们当中谁在过节之前到我家补习过——站起来!”

一个身着教袍，脖子上坠了一个沉甸甸十字架的胖神甫气势汹汹地瞪着他的学生们。

那双射出凶光的小眼睛盯着站起来的六个孩子——四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孩子们惊恐地望着这个身着教袍的人。

“你们坐下。”神甫朝女孩们挥了挥手。

她们急忙坐下，松了一口气。

瓦西里神甫的目光转向了四个男孩儿。

“你们过来一下，乖孩子们!”

瓦西里神甫站起身来，推开椅子并走到这挤作一团的孩子们眼前。

“你们这些小混蛋当中，谁抽烟?”

四个孩子都怯声回答：

“我们不会抽烟，神甫。”

神甫的脸色变得发紫。

“不会抽，混蛋，那烟末是谁撒到面团里去的？不会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你们把口袋都翻过来！喂，快快快！听见没有？翻过来!”

三个孩子开始把自己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桌上。

神甫仔细地查看口袋的每一条缝隙，想找到一点烟末，可事与愿违。于是朝向第四个——那个黑眼睛、身着灰色衬衫和膝盖处打着补丁的蓝裤子的孩子。

“而你怎么像块木头戳在那儿?”

黑眼睛孩子，按压心头仇恨，看着神甫低声答道：

“我没有口袋。”他说着并用手摸了摸那缝起来的衣袋口。

“啊哈，没有口袋！你以为这样一来，我就不知道是谁干的这等下流的事？把面团弄脏了，你以为还可以在学校呆下去？不！宝贝，这回可不能就这样算了。上次是因为你母亲求情，才把你留下来，而这回可没有下次了。从教室里滚出去！”他狠命地揪住那男孩的一只耳朵，把他拖到走廊里，随手关上了门。

教室里鸦雀无声，孩子们个个都吓得像刺猬般缩成一团。谁也不明白为什么保尔·柯察金被赶出了学校。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心中清楚，那天他们六个后进生去神甫家补习，在厨房里骂神甫时，他看见保尔把烟末撒在神甫家过复活节用的面团上。

被赶出的保尔在校门口的最后一磴台阶上愁眉苦脸地坐了下来。他琢磨着：该怎样回家呢？怎样去面对那个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事事操劳、从早忙到晚的母亲呢？

泪水在保尔的眼眶中撞来撞去。

“现在我该怎么办？都怨那个可恶的神甫。我为什么要给他撒烟末呢？这是谢廖沙的主意。他说：‘来，给这个可恶的老毒蛇撒点儿草料。就这样我们撒了烟末子。谢廖沙倒没事，而我呢，可能被开除。’”

很早以前保尔就对瓦西里神甫心存敌意。一次，他和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打架，被罚留校，不准吃饭。为了不让他在空教室里胡闹，老师就把这个淘气包送到高一年级教室，让他坐在后面的椅子上。

当时正在讲授关于地球和天体方面知识的，是一位身着黑色上衣、身材干瘪的老师。他讲地球已存在数百万年了，星

星也相似于地球。保尔听得瞠目结舌，他惊奇地竟想站起来对老师说“可《圣经》上不是这样写的”，但是又怕挨罚，就没有作声。

神甫总是给保尔的《圣经》课打五分。所有的祈祷词和新约、旧约，他都能背得滚瓜烂熟；上帝哪一天创造了什么，也都打印在了他的头脑中。保尔决定向瓦西里神甫问个究竟。等到了上《圣经》课的时候，神甫刚刚落座，保尔就举起手来，允许发言后，他起身说道：“神甫，为什么给高年级讲课的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数百万年了，而不像《圣经》上所写的五千……”瓦西里神甫的尖叫声差点没把他摔坐在椅子上。

“你说了些什么，混蛋？你就是这样学习《圣经》的！”

还没容得保尔出声，神甫就揪住他的两只耳朵并把他的头往墙上猛撞起来。片刻之间，保尔已是面目全非，魂不附体了。后来，他被神甫轰到了走廊上。

由于此事，保尔又在妈妈那里饱食了“棍棒餐”。

第二天，母亲赶到学校向瓦西里神甫苦苦求情，希望能网开一面让她的儿子重返课堂。从此事以后，保尔就把他对神甫的憎恨暗藏在心底。他不能容忍任何人对他横加侮辱；他时常想起神甫对他的无端毒打，心中暗暗记住这笔帐，沉默寡言地打发时光。

后来，保尔在神甫那里又屡次受到欺辱；往往为了些琐事，神甫就把他轰出教室，一连几个星期被罚站墙角，从不过问他的功课。这样，他和一些“后进生”只好在复活节前去神甫家补习。在厨房里，保尔就把烟末撒在了复活节用的面团里。

这件事谁也没看见，可神甫还是马上就猜出了是谁干的。

……下课了，保尔被拥到院子里的孩子们围住。他愁眉不展，一声不吭。谢廖沙·勃鲁扎克没从教室里出来，他觉得这都是他的过错，想帮助同窗可又无能为力。

校长叶夫列莫·瓦西里耶维奇从教员室的窗口探出头来，他那粗重的嗓音使保尔混身一颤。

“叫柯察金立刻到我这儿来！”他喊道。

他踩着那狂乱心跳的节奏向教员室走去。

车站饭馆的老板是个面无血色、目光呆滞的中年人，他瞥了一眼站在一旁的保尔。

“他多大了？”

“十二岁。”保尔的母亲回答。

“行吧，就让他留下来。条件是这样的：工钱每月八卢布，当班的时候管饭，顶班干一天一宿，休班一天一宿，可不准偷东西。”

“您这是说得哪的话！我担保，他不会偷东西的。”母亲惊惶失措地说。

“那好吧，让他今天就开始干活。”老板一边吩咐着，一边把身子转向旁边站柜台的那个女招待：“济娜，把这小子带到洗刷间去，叫弗罗霞把格里什卡的活派给他干。”

女招待放下切火腿的刀，向保尔点了下头，随后走过餐厅直奔洗刷间侧门。保尔紧随其后，母亲也匆忙跟上来并噓声叮嘱道：“保夫鲁沙，一定要好好干，别丢脸！”

她用忧郁的目光把儿子送走之后，才朝大门口走去。

洗刷间里忙得不可开交。盘子、叉子、餐刀像小山般堆在桌子上，有几个女工正用搭在肩上的毛巾不停地擦拭着这

些餐具。

一个岁数比保尔稍大一点，头发蓬松杂乱的黄毛小子正在两个大茶炉间忙来忙去。

洗刷间被笼罩在洗家什用的大木盆中开水所喷散出的蒸气里，保尔刚进屋时，连女工们的脸都看不清。他呆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

女招待济娜走近一个正在洗餐具的女工身边，拍了拍她肩膀说道：

“弗罗霞，这是派给你们的新伙计，干格里什卡原来干的活儿。你给他说说要怎么干吧！”

济娜转向保尔，一边指着那个叫弗罗霞的女工，一边说道：

“她是这儿的头。她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济娜就转身回餐厅去了。

“好的。”保尔低声回应了一声，疑惑地看着站在他面前的弗罗霞。弗罗霞边擦着额头滴下的汗水，边从头到脚打量着他，好像在估量他的能力。她一边挽起一只从胳膊肘上滑下的袖子，一边用特别动听的嗓音说道：

“小家伙，你的活是小事一桩。每天一大早要把这口锅烧开，要保持开水不断。当然，木柴要你劈。还有这些茶炉的活，也得你干。有时还需要你擦擦刀叉，倒倒脏水。活是够你干的了，小家伙，准备流汗吧。”她说话时带有浓郁的科斯特罗马口音，总是把重音放在“a”上，保尔从她的和善语音中和那长着个翘鼻子的可爱的红润脸庞，找到了一点点的宽慰。

“这位大婶，看起来还不错。”他这样暗想着并鼓起了勇气对弗罗霞说：

“那我现在干什么呢，大婶？”

还没等话音落地，就被洗刷间女工们的狂笑声淹没了。

“哈哈！……弗罗霞白捡了个大侄子……”

“哈哈！……”弗罗霞比谁笑得都厉害。

由于蒸气的原因，保尔没能看出弗罗霞的年龄，而她其实只有十八岁。

保尔觉得特别难为情，忙转过身来问那个男孩：

“我现在需要干什么？”

那男孩嬉笑着回答道：

“还是问你那个大婶吧，她会告诉你的，我在这儿只是个临时打杂的。”说罢，转身向厨房门口跑去。

“过来，帮忙擦擦叉子。”保尔看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刷洗工在说：“有什么好笑的？他说了什么让你们笑成这样？给，拿着点……”她递给保尔一条毛巾。一头用牙咬紧，另一头用手拽住。再将叉齿在上头来回蹭。边蹭边说：“看，不能留下一点儿脏物。我们这儿对这事要求挺严。那些老爷们总是吹毛求疵，如果发现脏东西，那就要倒霉了，老板娘会立刻将你扫地出门。”

“怎么，老板娘？”保尔顿时不解，“雇我来的老板，明明是个男的。”

那刷洗女工笑了起来：

“孩子，咱们的老板是个摆设、窝囊废。这儿全由他老婆作主。她今天不在，你干几天就会看见的。”

洗刷间的门打开了，走进三个跑堂的，每个人都抱着一堆脏餐具。

他们当中一个虎背熊腰，斜眼、四方大脸的跑堂说：

“都再加把劲。十二点钟的车马上就到，而你们怎么还磨

磨蹭蹭的？”

他看了一眼保尔，便问道：

“这是谁？”

“他是新来的。”弗罗霞回答。

“啊，新来的。”他说，“哦，这样吧，”他用那只粗壮的手按在保尔的肩头上，把他推近那些大茶炉，说：“你要每时每刻把这些大茶炉烧好，可是你看，现在，一个已经灭火了，而另一个也快要完蛋了。今天就这么算了，明天如果再这样，那你就等着挨揍吧，听明白了吗？”

保尔一声没吭，在茶炉旁忙碌起来。

保尔的劳动生涯就这样开始了。保尔在他第一天的工作中，不思辛苦，一反常态。他清楚，这儿与家里不同，在家可以耍娇，不听妈妈的话。而在这，斜眼说得明白，如果不听话就得挨揍。

保尔脱下一只靴子，对准炉门，便向这些能装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鼓起风来，炉火一会功夫就金星四射，越烧越旺。接着，他一会儿提起脏水桶，飞跑到脏水池旁倒脏水，一会儿给水锅添柴禾，一会儿又将湿毛巾搭在烧开的茶炉上烘干。他干了所有让他干的事情。直到深夜，保尔才拖着那疲倦的身子走到下面的厨房去。一个老刷洗女工阿尼西娅，望着保尔刚掩上的门，说道：

“嘿，这孩子有点不正常，干起活儿来像疯子一样。看来，是不得已才到这儿来干活的。”

“是啊，是个好小伙子，”弗罗霞说，“干活不用人催。”

“跑几天，也就累了。”卢莎反驳道，“刚来的都卖力……”

奔来跑去忙了个通宵的保尔已是力不从心。早晨七点钟，他把烧开了的茶炉交给了替班的那个一双狡黠眼睛的圆脸男

孩。

这男孩看到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连大茶炉也是开的。便两手往口袋里一插，从紧闭的牙缝中挤出一口唾沫，斜着白眼瞟了瞟保尔，便装腔作势道：“喂，你，笨蛋！明天早上六点半来接班。”

“怎么六点半来？”保尔问，“该是七点钟换班呀。”

“别人怎么换班，我不管，但你得六点半来。你要是再敢多嘴，我就在你脸上留下念心儿。小子，好好想想，刚来就摆臭架子。”

那些交了班的刷洗女工们都饶有兴趣地听着这两个孩子的对话。那个男孩的无赖腔调和挑衅态度激怒了保尔。他向这个接班的孩子移近了一步，真想狠狠地教训他一顿，但是害怕第一天上工就打架，要被开除，这才抑制住自己，他阴沉着脸说道：

“你老实点，别这么张牙舞爪的，否则自讨苦吃。明天我七点半来，论打架我也不会输给你；如果你想试试，那就请吧！”

对手朝开水锅移后了一步，惊讶地看着怒气冲冠的保尔。他没有料到会碰这么大的钉子，于是有点不知所措了。

“那好，我们就走着瞧吧……”他含糊不清地嘟囔着。

第一天过得还算安然无事。保尔走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到自己现在已是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了。以后谁也不能再说他是个“白吃”了。

早晨的太阳从锯木厂高大的厂房后懒洋洋地升起来。保尔家的小房子马上就要出现在眼前了，就在前面列辛斯基庄园的后身。

“母亲可能已经起床了，而我才下班回家。”保尔一边想

着一边吹着哨子加快了脚步，“学校把我撵出来，未必是件坏事，反正那个该死的神甫不能让你过安宁的日子，我现在真想往他脸上吐唾沫。”保尔这样寻思着，已经走到了家门口。他推门入院时又想起了那个小臭无赖，“有机会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定！”

母亲正在院中烧着茶炉。见到儿子回来，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怎么样？”

“还好。”保尔回答。

母亲好像有什么事要给他提个醒。保尔从敞开的窗户里，看到了哥哥阿尔焦莫的宽阔的背影，心里立刻明白了。

“怎么，阿尔焦莫回来了？”他心里七下八下地问道。

“昨天回来的，这回就不走了，打算去机车库干活。”

保尔犹犹豫豫地推开了房门。

那个坐在桌子旁边，背对着保尔的魁梧身材的人，转过身来看着弟弟，两道严厉的目光从又黑又浓的眉毛下面直射出来。

“啊，烟末大使回来了？好，干得漂亮！”

保尔预感到，和刚回来的哥哥将有一场不愉快的谈话。

“阿尔焦莫已经什么都知道了。”保尔心想，“他可能会暴骂和狠揍我一顿。”

保尔有点怕阿尔焦莫。

但看来阿尔焦莫并不打算揍他。他坐在木椅上，两只胳膊拄着桌子，目不转睛地盯着保尔，不知是在讥笑还是在蔑视……

“这么说，你已经大学毕业了，所有的功课都弄懂了，那现在为什么反而倒起脏水来了？”阿尔焦莫说道。

保尔两眼一动不动地看着那裂缝的地板，仔细地揣摩着一个冒出来的铁钉头。阿尔焦莫却站起身来朝厨房走去。

“看起来，不会挨揍了。”保尔松了一口气。

喝茶时，阿尔焦莫态度平和地向保尔询问了在学校时班上所发生的事情。

保尔从头到尾，毫无隐瞒地讲了一遍。

“你要是一直这样混下去，将来可怎么办呢？”母亲的话语充满了忧伤，“你这样到底像谁呀？我的上帝呀，我为了这孩子受了多少苦呀！”母亲抱怨道。

阿尔焦莫推开空茶杯，对保尔说：

“那就这样吧，兄弟，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从现在起要小心点，干活儿别耍花招，该干的，都干好；要是你再被人家给撵出来，我就给你画一个‘最漂亮的’脸谱。你要记牢。母亲已经够操心的了。你这个要帐鬼，还到处惹事生非，到处丢人现眼。现在总该闹够了吧。你先干上一年，以后我再想办法，让你去机车库当学徒，总是干那些洗盘刷碗的活能有什么出息？还是得学一门手艺。你现在还小，等过一年我去求个人情，机车库或许能收你。我已经被调到机车库了，就在这儿干活。妈妈以后也不用再向那些混蛋们低头哈腰了。而你，保尔，得干出个人样来。

他站起身来，挺直了他那高大的身躯，穿好搭在椅背上的上衣，对母亲说道：

“我去办点事儿，要个把钟头。”说着便一哈腰迈出了房门。

当他路过窗前时又说了一声：

“我给你带来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妈会拿给你的。”

车站饭馆昼夜营业，从不间断。

这个铁路枢纽站联结着五条干线，车站里总是挤满了人，只有在夜里，两班车间隔的时候，才能有二三个小时的空闲。在这个车站上，有上百列军车从四面八方开进开出。有的车是从前线归来，载的都是些缺胳膊断腿的伤兵，有的车是开往前线，运送的是一批批身着青一色灰大衣的新兵。

光阴似箭，一晃保尔已在这儿的厨房和洗刷间里干了两个年头了。在地下室的大厨房里，干活的有二十多人，各个忙得晕头转向。还有十几个跑堂的从餐厅到厨房来往穿梭地跑个不停……

保尔的工钱也从八个卢布长到了十个。两年间他长高了，身体结实了，同时也饱尝了辛苦。先是厨房里打下手，烟熏火燎地干了半年，后来，又被调到洗刷间，因为那个有权势的厨子头讨厌这个不可驯服的孩子，他还怕保尔为报复他平常的打骂，而捅他一刀。要不是因为保尔拼命似的干活，早就被他们撵走了。保尔总是比别人干得多，在饭馆客人高峰时，保尔就像屁股上着了火似的，他端着托盘，上下楼梯都是四步并作一步走，一会儿蹦向了厨房，一会儿又从厨房窜上来……

每到深夜，当餐厅的两个店堂都安静下来的时候，那些伙计们就聚在下面厨房的储藏室里拼命赌钱。他们玩“二十一点”和“九点”。保尔不止一次看见牌桌上的大堆钞票。保尔见到这么多钱并不感到惊讶，他知道，他们中的哪个人当一天一宿的班，都能捞到三四十个卢布，还有外快。收一次小费就是一个卢布、半个卢布的。这些人要够了钱，又大吃大喝，大喊大叫，保尔从心里憎恶他们。

“该死的混蛋们！”他心里想，“像阿尔焦莫，这样的钳工

好手，一个月也不过才挣四十八个卢布，而自己才挣十卢布；可是这些人一昼夜就能捞那么多钱，凭什么？端端盘子，捡捡碗。回头就花天酒地。”

保尔认为，这些人和老板都是一路货色，是自己的冤家对头。“这帮无耻之徒，低三下四地捞钱，好让老婆、孩子在城里过富绰的生活。”

他们时常把穿校服的儿子领来，有时则是那些肥头大耳的太太们。“他们手里的钱，好像要比他们服侍的老爷还要多。”保尔想着。他对夜间在厨房角落和储藏室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也就不大惊小怪了。保尔清楚地知道，任何一个刷洗工和女招待，要是不廉价出卖自己的肉体给饭馆里有权有势的无赖，那么她们就别想长干下去，就得丢掉饭碗。

保尔望着这个无底的生活深渊，渴望着从中看到新鲜事物，呼吸到新鲜空气，可是，恰恰相反，取而代之的却是那霉烂的臭味和泥沼的潮气。

阿尔焦莫没能顺利地将弟弟安置到机车库当学徒，因为那儿不收未满十五岁的孩子。保尔盼望着机车库那座熏黑了的大石头房子能早日变成一块大磁石好把他从这鬼地方吸脱出去。为了安慰保尔，阿尔焦莫有时把保尔带到机车库；和他一起检车，保尔边干边学，也能帮上点忙。

保尔真是不愿回到那饭馆，特别是当弗罗霞辞工之后，保尔就更加觉得寂寞难耐。

这个往日欢声笑语、活泼可爱的姑娘的离去使保尔强烈地感觉到他们之间那纯朴的友谊也随着消失了。

每天早晨走进洗刷间，听到那些女工们的吵骂声，他就感到一种莫名的空虚与孤独。

夜间空闲之际，洗刷间里只剩保尔一个人。他往炉膛里